

四川師範大學文理學院重點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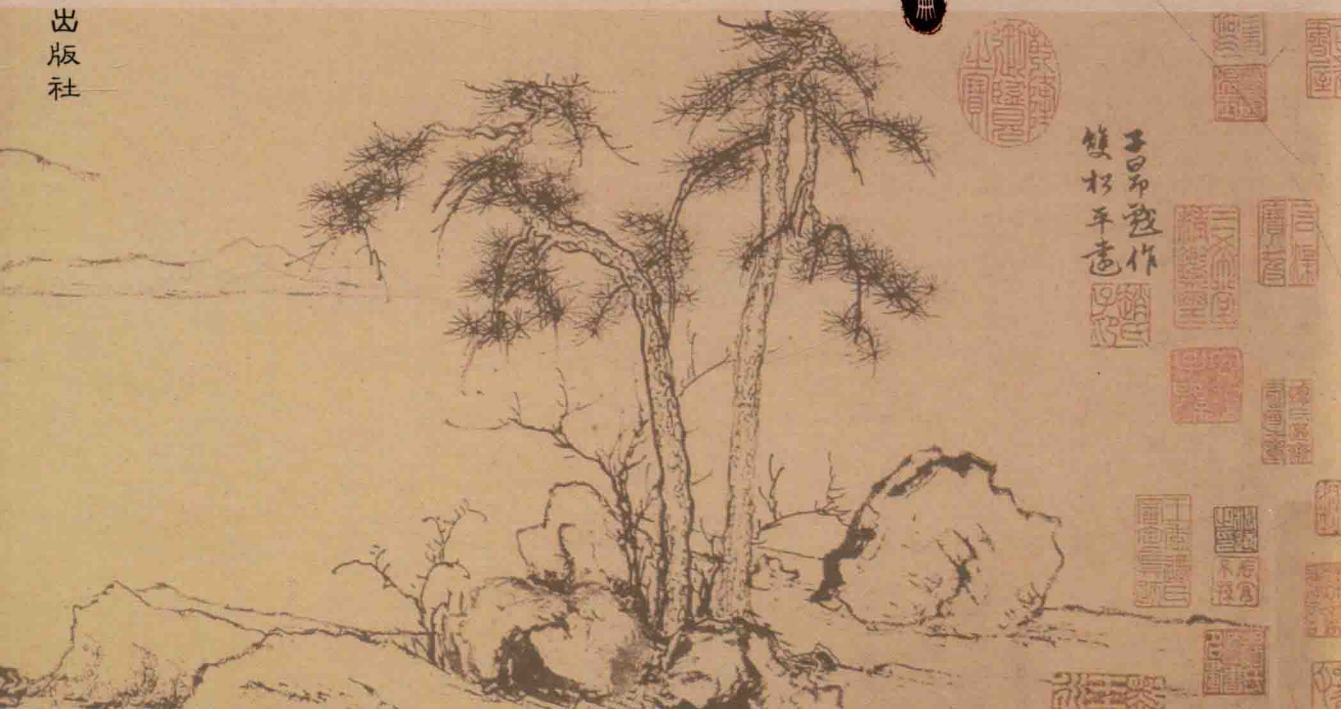
宋代傳狀碑誌集成

曾棗莊／主編

第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師範大學文理學院重點項目

宋代傳狀碑誌集成

第Ⅷ冊

曾棗莊／主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宋代傳狀碑誌集成卷之一三四

碑銘 二九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王安石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譽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寢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

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荊浙，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

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於京師。慶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

公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愨、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愨、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

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志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撫州刻本《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九。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王安石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眾推才高，不妄交遊，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群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率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

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屬公。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浙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浙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

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修，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

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

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

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

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浙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於大喪，曾不及蟠。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陀。追秩榮矣，哀如之何！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撫州刻本《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九。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王安石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儼儼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

〔二〕屬：原缺，據清光緒九年溧陽繆德萊小岵山館刻本補。

見奏事，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稍遷秘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

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秘，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誇者爲己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

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

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僞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延僞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僞爲尚書都官員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閤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僞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

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群獻保保，御於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真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襲。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間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於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撫州刻本《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九。

清平軍重修夫子廟碑銘

并序(二)

郭 灝

堯、舜生於前，有其位，夫子之道未聞；荀、孟生於後，無

(二) 題下原署：「宣德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清平軍使兼知章邱縣及管内勸農河堤事、騎都尉、借緋郭灝撰。」

其時，夫子之教已尊。然則有其位者行其道，無其時者垂其教。道之行也，堯、舜當與繼聖而王矣，教之垂也，荀、孟豈得同時而語哉？故曰肇自生民，德無與鄰，跨千古以孤高，掩百王而特出。猶四瀆之潤，周流莫窮；若兩曜之明，照臨無外。侯封王贈，歷世彌寵，春祀秋祭，溥天是奉。自漢唐而下逮及我朝，煌煌焉，赫赫焉，光華日新，不其偉歟！

舉天下郡縣皆設廟像，齊魯尤盛焉。清平軍，實歷下之屬邑，舊有夫子廟在城西南隅，一殿僅存，既隘且陋。春秋二時，縣官無置奠之所，占籍萬家，儒生無會學之舍。由是，虞曹外郎張君仲宣，字元忠，以嘉祐五年庚子歲丁太夫人憂制，執喪居里，因歎曰：「今之公卿大夫未始不由吾道而顯，然臨治之際，罕能興起其事，為政化先，甚不取也。」遂率鄉閭間好善者數十人，同心協力，輸財出緡，得資若干數，尚未周用，則以私財足之。且白於軍使程公庫部，得丁夫官匠以佑其工，命兵校公胥以督其役。開基托地，朝經暮營，曾未累月，締構已完。廟貌鼎新，棟宇山聳。六室左右其廬舍，五楹□大其門閤。簷廡翼張，窗戶鱗次，廚爨書府，率皆備焉！又新其塑像，正其服冕，仍彫木以帳其座，塗漆以加其飾。因是，釋菜奠□者得以嚴濟濟之容，撫衣鼓篋者得以挺拳拳之志。其制也，壯而弗麗，宏而不僭，其費也，從眾之樂輸，伺民之餘暇，不匱不撓，續用有成。

張侯賢而不矜，儉而中禮，鄉黨稱其弟悌，朝野推其廉能，茲役之辨，實其效耳。灝被詔承乏，出宰茲邑，觀厥盛美，神悅心伏。乃誘集造彥，躬試藝文，幾月，而學者已三十餘眾。然後知夫子之教助治之速，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益也。張侯因碑

銘為請，且固辭之不克，乃為之銘曰：

我生之初，教未誕敷。我生之後，教乃興儒。七十歷聘，三千其徒。斯文未墜，□能與虧。往者待我，來者宗予。師表萬世，周流八區。有道皆仰，無時可踰。惟此陽邱，置而勿修。列位之恥，諸儒之憂。惟此張侯，顧本是謀。殿宇儀像，一新爾猷。階序垣牆，峻整軒昂。前開後殿，右室左堂。設庠設序，化邑孔光。儒冠儒裳，來者寔昌。趨進濟濟，威儀皇皇。詩書禮樂，日就月將。春頌夏絃，清風再揚。自爾厥後，垂休無疆。

嘉祐六年辛丑歲閏八月一日建。長安賜紫僧神俊書丹，進士崔慶之篆額。道光十三年刻本《章邱縣志》卷一四。

宋故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西京上柱國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薛公神道碑

劉效

公諱顏，字彥回，姓薛氏。河東萬泉人。曾祖憲，唐昭應縣令。祖筠，裕州別駕。別駕初以明經舉，於時劉繼元盜有河東，太宗親征，圍太原，別駕君逾城歸國，天子嘉之，置之丹州。後以公貴，贈吏部侍郎。

公初學《禮》，以明二《禮》。從鄉貢一舉中第，為試秘書省校書郎、嘉州司戶參軍。官滿入見，太宗有所詔問，應對稱旨，擢拜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籍田覃恩，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

伊闕縣。府薦，以爲知錄參軍事。受詔案視夔峽二十五州刑獄，疏滌沈繫，讞理撓屈，遠人悅之。

還朝，遷太子左贊善大夫，出知雲安軍。章聖皇帝即位，遷殿中丞，徙渝州、閬州，轉國子博士。政事寬簡，吏民便安，詔書褒美之。王均盜亂益州，其黨奄至閬中，州久不爲攻戰備，士卒皆不知兵，公乃遣吏，以禍福諭賊，賊爲引去，天子以璽書獎勞。

會丁內憂，既除服，授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屯軍日久，軍食馬芻，費用益廣，三司求自用所知材幹人經畫督趣，有詔許之。公行，頃之邊備贍足。遷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夔峽路轉運使。開倉賑廩饑人，間出己錢爲粥飯以繼之，人得以接新，無餓者。復夔州於舊城，是皆去險阨，就平地居，連受詔書嘉獎。

陳進寇暴廣南，命公同勾當東西兩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充河東路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官市糴糧草，取鹽礬，高其估以強民，民益厭苦之。公始奏平其直，人至於今賴焉。

天子祀后土汾陰，徙公爲陝西轉運使，遷司封員外郎。大駕所次，六師百官浩穰成都，公供給如法而辦。祀事畢，超遷度支郎中。河中府駕河爲浮橋，每歲大水，輒爲橋患，沒中潭，則連舟爲絕。公受詔計議，缺西北岸爲支渠，以泄怒水，因以溉旁畝鹵地，皆爲良田，橋用無患者久之。其後議者謂河決溢，自此渠始，遂窒塞渠。前此二年，水盛至中潭，橋無遺餘，人皆思公不已。公興利除害，所以施當時而濟後世。平居或莫見其迹，及有所改移，隳廢失舊，然後知公初議爲是，類如此橋云。

公自陝西徙河北，遷司封郎中，徙知河陽，更揚州。杭州將

築捍江堤，以禦濤水，遷公太僕少卿、知杭州。商工屬役，詔與轉運副使王贊同之。堤既完立，而州治亦無事，民訟益稀少，數以獄空聞上。遷光祿少卿、知徐州、改少府監、知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徙南京。未幾，自請治偏郡，遂徙耀州。縣人李氏豪富無賴，爲盜賊囊橐。聚集惡少年數十百人，相與爲社，號曰沒命。民有吉凶聚會，即群往責其飲食。倨坐席端，意氣自若，醉飽乃去。得會人語言與己忤，則乘氣呼譴忿爭，推次一人，裝如死囚就刑狀，極力死鬪，殺傷人。捕得，獨以一身兼切眾人罪。邑里患而畏之，無如之何，則相與迎客善視之，前後且十年，人無敢言者。公知之，遣吏捕李氏窮治。會大赦，公不肯釋，以事上聞。詔減死一等，流海島，其支黨皆黥爲兵，郡人以寧。

二年，公以老自請，授光祿卿，分司西京。天聖三年七月十五日，終於家，年七十三。

夫人張氏、安氏，皆早死。再娶安氏，封武威郡君。生男一人，曰寅，終衛尉寺丞。女子四人，長嫁殿中丞許怡，次嫁大理寺丞陳蘊古，最幼嫁司勳郎中陳榮古，其一早死。孫三人，同爲華州渭南縣主簿，其次曰周、曰向。

公以天聖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京兆府萬年縣龍首鄉靖恭里，子孫因家於京兆。後三十七歲，周爲駕部員外郎致仕，向爲主客郎中、陝西轉運副使。兄弟皆材敏，有聲當世。駕部君夷曠恬謐，遂以中歲謝事不仕。而主客君尤達於吏道，精心慎事，繼以不懈。其在陝西，創法興利，通鹽之饒，益市蕃馬。馬之來者，充足國

用，皆予善價，而省費以千萬數，朝廷倚用。士大夫皆稱之曰：「光祿卿之風節，信可謂有後矣！」

他日，兩君以書告曰：「王父事迹，著於三朝，天子未嘗不褒顯而稱道之。歲久，墓碑不立，惟不肖不能明白，有善而不知，懼爲祖考羞。謹使郡人河東路提點刑獄、都官郎中毋沆，狀其官閥事業，願有錄也，以期不朽。」予既次敘其語，乃爲銘曰：

薛受始封，奚仲車正。湯歸大坰，左相作命。歷夏逮商，爰洎有周。長滕齒任，見於《春秋》。我稱其人，亦曰有以。惟世有賢，樂道其始。光祿之初，禮樂實明。資以爲政，赫其有聲。天子汝嘉，賜之靈書。匪徒有言，亟拜亟除。其進靡退，其施靡悔。惟其全能，適與世會。乃躋諫臣，遂給事中。歸老以卿，分司洛宮。公子不遂，其久而振。慶善攸鍾，乃付厥孫。公葬萬年，三十七歲。宰木森然，肇新隆碣。祖善弗忘，惟孫子賢。作銘維何，以著紹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彭城集》卷三六。

范公慶州祠堂碑陰記

寒周輔

范公之名與其施設，天下之人無智愚稚髻，皆所以想聞而懼一不得知者垂四十年。既薨，則墓銘、神道表記公終始尤得其詳。今龍圖閣直學士、汝南周公因慶民之思，又爲作祠堂，命屬僚書其實於廡下。然公之惠愛及民之多，有不爲士大夫所聞者，文亦不克究。日月之光，猶或晦焉。

昔西事初，慶以賊羌臣屬日久，忽於儲備，一旦重兵宿野，亡所取濟。鳳翔府天興令持監司符檄來攝州事，以芻糧數百萬計暴加於民，促圖己功，沸若羹鼎，至有力不堪弊，羣竄他邦，甚者斷吭絕脰，死以期免。公是時方經略四路，請留延安，民間之亟相提挈，馳告麾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興令者還任，凡百苛斂，一切罷去。未幾，公即受命專本路之師，竄者還，危者安，里巷相保，卒如平時之樂。及朝廷欲驅邊人而戰，先墨以著軍籍，獨公所部之眾改涅其手，非講習攻鬪，各聽處田野，故上不糜廩食而得其用，下不失爲良農。此略從三代之法，較之他路，懽感斯可計矣。

先是，賊焰狂熾日虞，竊增屯士馬殆十數倍，民坊佛廟皆得而止之。公恤其非便，乃圍視內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樹宇，分列營校。工興之日，有畚鍤發及枯骸者，詢之，即昔之廢塹焉。公命索其所餘，以俸金買近阜民田聚而葬之，喪具祭品必親視而後給。是歲久旱，已而復雨，僉謂公之陰德，故天報之。

郡以處高，艱於井飲舊矣。公至，乃以地勢迹之，命匠氏直城之西北鑿及甘泉，凡百餘井，人無一金之費，日用以足。前此戍守多關輔之卒，往往三數歲不能得歸，公謂人久勞則怨且惰，將何以固眾心而取完力也，自爾更相戍役，止一歲爲限。

推此五事，實公始末至與既至而所爲者。雖體有大小，蓋不獨善士所悅，若庸夫悍兵皆骨髓其賜，迄今無忘。

公嘗出使江淮，守七州，歷四帥，爲開封內史，以至參預大政柄，率皆除大害，興大利，由一方訖四海，父老子戴，固縷縷有條目。或薦紳先生暨太史氏未能盡其傳，諒亦然也。

汝南公方將博采遺烈，以盡立祠之意，會郡進士劉頌件石來獻二，且曰此而不書，大懼舌語所傳不足以信後世，因爾次其說，請刻於碑之陰。

時嘉祐五年五月十一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儀州軍事判官、監環州折博務寨周輔記。《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三。

漢烏傷侯趙君廟碑

徐無黨

烏傷侯趙君祠者，自後漢立，載於祀典久矣。

按其傳云云，侯諱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療人疾病。《抱朴子》云侯能拘執虎豹，召至魚龍，乃道士也。蔚宗謂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吳分烏傷縣，始爲永康。蔚宗，宋人，在其後，則立廟之初，乃在烏傷之縣。其俗相傳龍爲烏傷侯者，予按其始封之時而問諸故老，皆曰不知也。又無碑碣可考，而《圖經》亦缺焉。獨廟門有古隸書數大字，甚奇古，亦曰烏傷侯，不知爲何時人也。《烏傷縣碑》云：「漢孝子烏傷顏烏所居之鄉，有群烏銜玉而來，其口皆傷，因即所立縣而名焉。唐武德中，始改爲義烏。」然風俗所傳爲烏傷侯者，豈在隋、唐之前乎？章懷太子賢謂俗呼爲趙侯祠，亦尚矣。又云祠在其縣東，今乃在鬪牛山之下，西距縣五十餘里，豈其故時之遺址歟？

每歲炎旱，吏民奔走禱祈之不暇，雖國家亦往往致祭焉。每至朔望，鄉之耆耋咸相率拜祭。邑之鄉所謂太平者，皆能造紙鑿錢以售，衣食於廟者數十家，多由此富者。其地無風雹之災，他

鄉雖隔車轍，而時或有焉。若祭不潔與黠慢者，竟禍以震動之，故民事之如嚴吏也。

予嘗求先人葬地，馳走縣境月餘，而卜之不從，乃陰禱於侯。是日，自廟之後行約五里，渡水之北，得地而卜之，曰吉。以問其人，則曰：「吾夕夢侯告我於是葬焉。」乃爲紀其事，使刻於石，立之廡下，所以報神之貺也。

嘉祐五年歲在庚子八月望日，東海徐無黨記。治平二年六月，將仕郎、守縣尉徐滌書并題額。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顏復立石。適園叢書本《敬鄉錄》卷二。

陶朱公廟碑

吳處厚

窮之與達，繫乎命；用之與舍，繫乎時；得之與喪，在乎天；去之與就，在乎我。四者，古君子出處之大節，而公皆得而兼之，不亦智矣乎！

公之事業，最詳於《國語》、《史記》、《吳越春秋》。當是之時，越與吳相持幾三十年，吳常勝，越常敗。吳譬則虎，越譬則鼠。吳譬則狼，越譬則羊。句踐之命在於夫差掌握中數矣。公力與皋如、計倪、諸暨郢、大夫種諸臣間關險阻，未嘗少變其節。乃說勾踐卑詞重幣，頓顙屈膝，籍其筦庫，質其妻子，爲吳奴

〔二〕石：原作「右」，據《宋代蜀文輯存》卷一七改。

虜，及囚石室，又說飲溲嘗惡，以媚夫差。而夫差不悟，乃伐齊而赦越，復貪與諸侯會於黃池。及越焚姑蘇，入其郛，猶與晉公午爭長，不以爲恤。既而民疲歲饑，禍稔數極，公卒與越之君臣因其困，乘其敝，一舉而滅之。故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此之謂乎！

君王之恥既雪，霸國之業已成，則邑萬戶，祿萬鍾，爲師尚父，寵之終身，固其宜也。公獨不然，以爲功名不可以多得，富貴不可以長保，瞥然輕舟，飄然五湖。投紳笏如柴柵，棄妻孥如敝屣。冥冥而飛，汨汨而逝，網不能絀，繳不能弋，烏喙雖長而不能啄，屬鏤雖利而不能割。存耶？亡耶？死風波耶？葬魚鼈耶？泛溟渤，登蓬萊，而遂羽而仙耶？俱不可得而知也。徒使越人愛之不忘，念之不足，鑄金而禮其像，環地而封其域。與夫貪權冒寵，市禍賈患，而遂脂鼎鑊、血刀鋸，爲魚爲肉，爲菹爲醢者，豈同年而語哉！

余嘗按越之圖經，得公廟於諸暨陶朱山下。俗說公本諸稽人，今淨觀院即其故宅也。鄉曰陶朱之鄉，巖曰范蠡之巖，井曰鴟夷之井，皆以公而得名也。年紀寬闊，不可得詳。廟宇庫窄，蕪壞不治。屬歲荐饑，民又乏饗。余嘗至其下，徘徊觀覽，惻然於懷者數四。蓋碑者，悲也。君子所以述往事、悲來今者也。因書以爲弔焉。其辭曰：

越山疊疊兮越水環環，公有廟貌兮山水之間。屋其三架兮門鋪戶闢，庭壇不治兮鞠草衰菅。豚蹄乏饗兮歲歉民慳，香火闕冷兮巫休祀閒。頽廊哽雨兮古木號寒，餓鼠畫嘯兮鴉鴉冥還。功磨日月兮名揭丘山，遺像可挹兮高風莫攀。我來

愴古今憤淚一潸，秋色著樹兮霜葉初殷。青史傳信兮灼不可刪，千古萬古今雲癡石頑。《會稽掇英總集》卷一七。

重立北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碑碑陰記

吳處厚

會稽齊唐言：爲兒時嘗登秦望山，見李斯所篆紀功碑，其字尚可辨。及壯仕宦，周遊四方，歸已老矣，則碑不復見。又余嘗西征，道出函潼之間，丘冢纍纍，相望不絕，而斷碑尤多。類皆鐫去書撰者之姓名，使過客弗復視，則縣道免須索之勞，鄉民無供給之費。故或以摧泐爲辭，或以震霹爲解，以致奧文奇迹，多淪於瓦礫糞壤，亦可惜也！

汲郡比干墓舊有元魏高祖吊文一篇，摸鏤在石，其體類騷，其字類隸，久已爲鄉人毀去，賴民間偶存其遺刻。首云：「惟皇構遷中之元載，歲御次乎閭茂，望舒會於星紀，十有四日，日惟甲申。」今以史譜考之，是歲實太和十八年，都洛之始年也，故云元載。而歲在甲戌，故云閭茂。月旅仲冬，故云星紀。朔次辛未，故十有四日，日惟甲申。距今元祐之庚午幾十周甲子，合五百九十七年。歷西魏、後周、隋、唐、五代，喪亂多矣，幸遇聖辰，再獲刊勒，固知興廢自有數也。噫！已摧而復崇，已泯而復彰，使萬世忠精之魄常與天地齊久，不亦美歟！

按，《高氏小史》亦載其文，以「嗚呼介士」爲「嗚呼分士」，字之誤也，今宜從此碑「介士」爲正。

元祐五年秋九月十五日，左朝請郎、知衛州吳處厚記，右承

議郎、通判宋適立。承事郎致仕林舍書。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二〇〇五。

彭州壩口鎮新修塔記碑陰^(二)

耿符

缺七字法界缺五字示□□者，令自開解。中下之根，以無量方便，舉果明因，勸進修行，令出苦源，利樂一切有情。即本州缺十一字大師保聰□甲午歲上春□□景鎮，憩茲古寺。徘徊嘉致，高低之遠岫如藍，極望晴郊，縹渺之平川若練。歎乎勝槩，高缺十六字宋得一、張仁謙、楊宗秀、李從慶、王修中、王克仁、王克勤、王克庸、高宗孟、王族、張德熙、姜元盛、瞿祥、蕭恕己，浴室缺十二字宋昭一、趙□文、黃昭度、姜元鑑、張文璨、楊仁吉、王惟諒、薛懷、王喜悅，同誠奉爲缺十字郎中□□勳貴，周天乾象，海岳龍神，虛空聖賢，一切含識，四恩二友，建缺九字一缺七字知塔，資聖住持義全充副知塔。尋於杪春十二日鑿基，四方各八丈，深一丈四尺，疊井取明舍利，以銀塔缺八字戶缺六字三十五萬，以三載而就。□□袁承德、承□充作頭。於乙未杪秋十七日砌座。工無暫暇，累寸而升，至己亥初夏缺八字九十九小塔庠教文，每一小塔爲六通陀羅尼，木函安置其中。以白泥起佛像、菩薩像，間以箏、笙、琵琶、簫、笛、篳篥以爲嚴飾，乳灰缺八字七起□符可煉萬斤。充上七層輪相，鑄鐵桶臺，蓮花、風煽、寶珠、金翅鳥、傘蓋。鎮下楊承族、楊延貴施工，召郫邑楊延賞作頭。大寶珠□□□金□□二十四軸，忽《彌勒上生經》、

《彌勒下生經》、《彌勒成佛經》、《金剛般若經》、《普賢行願經》、《阿彌陀佛經》、《藥師經》、《報父母恩重經》、《觀音經》、《延壽命經》、梵□□□白人口大隱求《佛頂尊勝》、《大明神呪經》、《般若心經》、《六通陀羅尼大悲心》、《佛頂心經》、《七佛頌》、《圓覺經》、《四句偈》、《諸部真言》、《金光明經·懺悔品》、鎮之二寶，缺六字佛像、□□像內彫蓮花爲臺，三寶珠，以檀香像彫牙像、卧像、四智菩薩，并皆鎮定。須彌坐間楠木二十四葉，周迴彫《維摩經》一部，金粧爲缺六字香花□□□珍幢幡，歌頌頌德，菩薩一會。內柱繪畫行道十六應真大阿羅漢。塔身內五龕，彫五尊聖像。四方彫四佛，四隅造四天王，周缺五字戶□□印□□花錯落。塔正桶東西畫文殊、普賢，北畫瑞像，南觀音。除蓋障、二大士、塔鈴，本州長講表良同遠近施。塔前建缺十字一□侍讀府尹賜雄文，永鎮方隅。二十餘淨信，逐市抽大錢，忽一百二百，忽三百四百，并鎮市隨喜，酒務結緣，名曰無盡錢。而又缺十字像以輝之，覆畫庠以華之，布金地以飾之，捨淨賄以助之，於塔下置庫封鎖。邇後常住捨稻穀助糧。況大緣舉發，清白誠契，聖□□□□方□生□仰塔□□若□□□塔，忽聞鈴聲，忽聞其名，彼人所有五無間業，皆得消滅，常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保聰忝承佛廬，獎善不無二□□□□四位，各知一月。勸使人工，早晚無失；出人文歷，毫髮無差。四庠紺然，塔身高顯，鈴鐸響亮，鍾梵悠颺，自得巍峨，丹青莫狀。已於庚子歲暮春二□三□

〔二〕本文缺字甚多，不分段。

上□□告畢，感異相□現，仙樂呈祥，遠近皈依，無不瞻歎。良哉佛事，十載而成。八萬巨工，方諸終始。僧堂廚庫，匠匠行廊，革故鼎新，儼然而備。垂維治平元年甲辰歲七月十三日^(一)，資聖禪院掌塔，賜紫淨慧大師保聰□□首品緣耿符撰，資聖院主，賜紫惠雅筆勾，文志刻石。當寺上座僧廷顯、紹依、守素、宜緒、保昌、文□□□吉、子真、正勤，從表秉純、仁泰、維那正文，寺主賢□。右侍禁、彭州壩口兵馬監押劉迪，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彭州軍州、管轄駐泊兵馬兼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范微之。《金石苑》。

趙瞻墓碑

傅堯俞

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選武官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司使臣科別其才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一四。

海鹽李宰遺愛碑記

陳舜俞

秀州海鹽縣有賢宰太常博士李君^(一)，愛養其民，而爲之興利，又教其敦本節用。既去，其民思之。有吳承潤、潘彥昌者，與眾紀君自始至及去，爛然見於成績，藏於群心，稱於眾口之事，詣余求爲文詞，以信當世^(二)云。

瀕海之民，其生不勤，有川不瀦，有田不耕。若歲屢雨，四

野爲瀾，而注於海，旋時微暘，則無所溉，坐視赤地，携手流徙者眾矣。故十年之耕，稔無一二。

君初即事，人方頻飢，轉入山海，持茗與鹽，以給衣食，而君皆權宜弗禁。乘春可耕，而室無稻粱之種，君曰：「天有其時，而民無其力，咎將誰執？」會運使元公絳行郡，君持告身敕文數通，乞置郡帑，假官錢三百萬貸民糴種及糧，元公嘉許之。歲終，民賴以稔。

先是，唐有賢令李鏐，通邑鑿涇凡三百有一，歲久以塞。君曰：「溝川不浚而望歲，猶氣血之竭，求爲無病，不可得也。」於是作勸書一篇二百餘言，佈告於民。始命之積貯慎嗇，以養生送死；卒詔其具畚鍤，隨所占田，人自浚治，因土爲塍，以禦水旱。提憲張公師中察其能，即以上聞，求賜獎書，以勸能吏。久之不報。君曰：「浚涇，利之略耳。我功未完，宜其朝廷之不與也。」

已而歲亦小歉，君乃大勸民爲橫塘，堰旁植木爲閘，長水永泰、開濟鄉已下皆爲鄉底堰幾三十所，以訖一時之利。凡前後興作，命令一下，民知以佚道用其力，未嘗不老幼相告語，勸從之惟恐後^(三)，不戒不扑而告備。戊戌仲冬，吳中雨，迄於己亥之仲夏而後已，旁州接軫，輻員千里，皆被水患，獨君之邑有堤防疏決之備。而君則去矣，以是民之思君也尤甚。

〔一〕「垂」字下原空七格，似有脫文。

〔二〕太常博士：原作「太宰博士」，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

〔三〕惟：原無，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

噫，古者勸民務農，而爲之開地利，以當天時，於政爲最先。是以周有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二，而民功爲庸。在漢若杜詩、召信臣之屬，始能當之。以君視之，奚其愧哉！君之政，大略其刑以寬，其令以簡，其分爭辯訟，皇皇焉惟恐不能盡其情。其視一夫不獲，覩然愧於面目。宜其居則勸以至治，去則久而益思也已。

予嘗陪君爲別頭主試官，知君有文行。嘉興之親舊又能爲予道其實，悉如來告者之言，故不愧爲之辭，以俟史氏之捃摭。

君名惟幾，字景純。嘉祐元年四月受署，四年四月代還。其年六月乙亥，嘉興陳某記。民國三年南城李氏宜秋館刻本《都官集》卷八。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神道碑銘

范純仁

惟宣簡公既改葬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之龕澗里，後十有六年，其配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且以公功行之狀，易名之議，誌墳之銘，屬范某曰：「昔先文正公當朝，號知人，而吾夫乃所薦進士。及公輔政，吾夫遂居近侍，而繼亦大用，周旋歲久，爲志同道合。唯是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敢以爲請。」

某竊惟慶曆、嘉祐之際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以高文大策，進預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某幼侍先君，熟公之貌。及長，又得公出處終始之大節爲最詳，乃不敢辭。

惟公其先京兆田氏，後徙信都。晉末，契丹略地河朔，以公

皇祖太傅北歸，生皇考太師。景德初，契丹寇澶州，以生口數百屬太師，哀之曰：「是皆何罪，而使就死地？」夜悉縱去，乃自拔來歸，朝廷官之，至太子率府率以終。始家開封，而葬陽翟，遂爲開封人。

公，太師長子也。少有奇志，慨然喜功名。讀書強記博覽，一經目，終身不忘。爲文章秉筆立成，瓌富雅健，尤長於論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再舉，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李氏喪罷。服闋，調楚州團練推官，就監轉般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上書論時政甚切，賜詔獎諭。

方且以諫官召，會趙元昊反，西邊用兵，夏文莊公、韓忠獻公與先公經略陝右，言公材，請以自佐，乃爲經略判官、直集賢院、參都部署司軍事。時承平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每出輒敗衄，人心危懼。其後制宜防患，卒能以計禦賊，公裨益爲多。大將前設攻、守二策，又欲專用攻策，悉數路兵出擊賊。已得請，公力言其不可，乃止。又上《備邊十四事》，多見施用。

召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西兵久不解，關陝大困，韓忠獻公以樞密副使出宣撫，而公爲之副。使還，判三班院。又詔公視河北兵食，而保州兵士殺通判，嬰城作亂，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以兵至城下，賊懼，開門自縛。入，誅首惡

〔二〕六卿：原作「六卿」，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

數十人，遂定。

以功遷起居舍人，移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秦州。丁太師憂。是時邊帥遭親喪，多爲詔奪，公懇辭起復。上又遣中貴人手敕起公，公不得已，請歸葬陽翟，然後還治。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今朝廷不爲乏人，而螻蟻之志，不獲自盡，臣死不瞑矣！」因泣數行下。上聞其言惻然，又視公貌瘠甚，不忍奪其志，乃許終喪。

服除，加樞密直學士、涇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渭州，轉尚書禮部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充益梓利夔路兵馬鈐轄。洧井夷人犯邊，勢且與烏蠻合，公盛兵甲臨之，因遣人招輯，皆惶懼請命。蜀經王均、李順之亂，人易動。先是，許守將以便宜，多專殺立威，雖小罪，或并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路、丁壯逃而爲盜者甚眾。公至，首詢問民間疾苦，視貧弱不能自存者振業之，先教誨，後刑罰，果桀惡然後致之法，蜀人安之。奏減三司市布，增常平歲糴，以備凶歉。蜀大饑，人無殍亡。論者以公治蜀，大略有張忠定公之風。治狀聞，璽書褒諭。

遷給事中，召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未至，復以舊職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遂正充使。天下財賦，自景德中嘗會計，至是，公始復鉤考出入虛實之數，蓋歲入多於景德，而所出亦倍。公以謂天子恭儉無妄費，而有司用度乃如此其弊，不革則殫民匱國，日益以甚，顧非主計者所得專。則爲《皇祐會計錄》六篇上之，并乞頒示二府，冀人主知其故，而與執政圖之。上覽之嘉歎。未幾，遂以爲樞密副使。天子平日固待公以有爲，及是任事，事無巨細，悉以訪公。公知無不爲，

亦言無不從。

嘉祐三年六月，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故事：大臣進拜，多以次遷。公始超其列，人皆知上屬任意篤，不久公且相矣。是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惋駭，亟敕太醫診視，中貴候問加損，相望於道。公辭求去位，章凡十五上，猶賜告不許。公意愈堅，乃以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公請不已，於是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數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詔輟視朝，贈太子太傅，賻卹甚厚。

公仁厚長者，貌稱其心。與人言諄諄款密，唯恐失其意，而其中有以自守，巖如也。友愛諸弟，人無間言。自爲小官，未嘗私謁執政。器宇恢然，常以天下自任，識者知其必至公輔。在諫職，於小事未嘗言，獨引大體，啓迪上心。凡欲人主總攬威權，分別賢不肖，抑僥倖，明賞罰，以救時弊。當是時，仁宗銳意太平，數咨訪大臣以天下事，其所興爲，公建明爲多。與富文忠公少相友善，夫人即文忠公女弟也。迨公爲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爲上相，同時道行，位冠百僚，搢紳不以爲二公榮而相賀，以爲天下福也。公既被疾，下至閭巷，咸戚嗟聽伺，冀公復起，而公竟以疾薨矣，悲夫！

公諱況，字元鈞。皇曾祖諱某，贈太保。皇祖諱某，贈太傅。皇考諱某，贈太師。無子，以弟之子至安爲嗣，卒，又以至平爲後焉。

始，公以嘉祐八年四月，葬許州陽翟三封鄉西吳里之先塋。居久之，夫人夢公若平生，以爲水不可居，既而復夢云然。即發

壙，公樞果爲水歛。夫人乃自護還洛，而以熙寧七年五月改窆焉。嗚呼，公之神靈，其不昧如是，亦異哉！銘曰：

田氏陰德，由太師積。脫人而死，報不躬獲。克生宣簡，爲時賢臣。其賢維何，於時有陳。秉哲蹈仁，有燁其文。於皇仁宗，俊乂盈朝。發策大庭，公維董、晁。乃司邊畫，荒穢以蕹。乃理邦財，公私以饒。遂都廟堂，謀謨樞極。帝曰休哉，維吾夔、稷。文經武服，無施不當。帝疇公勞，方倚爲相。胡以疾嬰，而失民望。士懷致君，所難者時。功多享厚，讒毀或隨。公遭聖明，坦然設施。不終大耄，天實爲之。新宮孔安，壽安之道。刻碑墓隧，來世之考。宣統重雕歲寒堂本《范忠宣公集》卷一六。

呂公著神道碑(二)

呂大防

自熙寧四年，始改科舉，罷詞賦等，用王安石經義以取士，又以釋氏之說解聖人之經。學者既不博觀群書，無修詞屬文之意，或竊誦他人已成之書，寫之以干進。由此科舉益輕，而文詞之官漸艱其選。先帝以《答高麗書》不稱旨，故當時以爲言。議者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乃於經義之外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多士之能。又禁有司不得以老、莊之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佛書爲說。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學，不得專用王氏。《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四。

司空侯安都碑記

李渤

客有遊曲江者，始入境則望韶石之山，既至郡則瞻張公之祠，以爲吾韶之美盡於此而已，曾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偉。予請言其略：

山之肇迹，自荆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斗起爲炎帝國；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桂山，鬱然爲祝融祠。區山之盤薄方廣幾百餘里，峻極崇高幾五千仞。青峰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仙之宅。山下之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

公名安都，字師成，本末具《南史》。工隸書，能鼓琴，長於五言詩，尤善騎射，爲邑里英雄。陳武帝時，強梗數起，惟與公定計，稱爲侯，即未嘗名。平侯景，擒王僧辯，破徐嗣徽，刺齊將，降蕭孜，所向必克，其智勇之大略如此。始封富川縣子，次授南徐州刺史，又進爵爲侯，改封曲江縣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其功烈之盛如此。武帝崩，朝議未知所立，公獨翼臨川王，是爲文帝，何其壯哉！文武之士，雲集門下，何其富哉！公起布衣，提義眾，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位極人臣，書勳竹帛，真所謂豪傑之士也。至今里中習俗，流風慷慨猶存。時或旱澇，四方來祈，未旋輒應。公之英爽，千載之下，尚耿耿不磨也。

(一) 原碑文已佚，此系節文。

茲公之族子名晉升字德昭者，屬余記之。余敬述其概，兼作迎神送神之篇，以遺鄉人，以爲歲時祀事之歌也。歌曰：

天作高山兮去天幾何，翠岫巉巖兮與天相摩。紫桂千尋兮上拂金波，飛瀑萬丈兮倒傾銀河。宅靈氣兮鬱嵯峨，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入拔臺城兮親提義戈，百射百中兮戰功居多。昔時門巷兮今已張羅，哀江南兮淚滂沱。弔故里兮影婆娑，折瑤草兮席輕莎，靈紛起兮舞傞傞。神之來兮揚玉珂，芳菲菲兮雜芰荷。神之去兮朱顏酡，杳冥冥兮駕蛟鼉。此方之氣兮神人以和，此方之物兮天無薦瘥。我作此詩兮匪商之《那》，俾爾遺俗兮慷慨而歌。

元豐三年正月，朝奉郎、知白州樂昌李渤記〔一〕。同治十年刻本

《樂昌縣志》卷一一。

廣仁禪院碑

王欽臣

王師既開西疆，郡縣皆復，名山大川悉在封內。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風俗之未復，求所以變革之道。詩書禮樂之外，蓋有佛氏之道大焉，乃敕數州皆建佛寺，岷州之寺曰廣仁禪院。於是守臣爲之力，哲僧爲之幹，酋豪爲之助，雖經歷累歲，而數百區之盛，若一旦而就。

初，前守种侯度爽塏之地於川之西南，背山面川，規可以容數百區之廣，以爲不如是之宏大，則不足稱佛宇之尊。今守張侯謂經營之既久，而恐勤者有惰，日加戒促，以底厥成功。

初，岷州之復也，詔以秦州長道、大潭二縣隸之。長道有僧曰海淵，居於漢源之骨谷，其道信於一方，遠近歸慕者眾，州乃迎海淵以主其事。其道勤身以率下，愛人而及物，始至則程其力之所及，必使力勝其事，事足其日。又有藥病呪水之術，老幼爭趨，或以車致，或以馬馱，健者則扶持而至，人大歸信。郡之豪酋曰趙醇忠、包順、包誠，皆施財造像。荊榛薙而宮殿巍然，門扉闢而金人煥然。次則範鐘以鼓其時，藏經以尊其道。徒有常居，客有攸舍，儲峙有廩，涓潔有庖，最其凡四百六十區。其眾瞻之於高山大川、深林臣郭之際，來者趨，過者下，咸曰：「壯哉，吾昔之未嘗有也！吾昔之所謂佛居而持其教，知爲日矣。」

岷州故和政郡，通吐谷渾、青海之塞南，直白馬氏之地，大山重復以環繞，洮水蕩潏於其中，山川之勝可以言天下之壯偉。前日之頽垣廢壘，今雉堞樓櫓以衛之；前日之板屋聚落，今棟宇衢巷以列之。又得佛宮塔廟以壯其城邑，凡言阜人物、變風俗者，信無以過此也！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計其部人之多寡，推擇其可奉佛者使爲之。其誦貝葉傍行之書，雖侏僂駃舌之不可辨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之間，聚糧不出，安坐於廬室之中，曰坐禪。是其心豈無精粹識理者，但世莫知之耳。雖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殺不止，口腹縱而葷酤不厭。非中土之教爲之開示隄防而導其本心，則其精誠直質，且不知自

〔一〕「歌曰……李渤記」：原缺，據光緒《曲江縣志》卷六補。

有也。傳曰「用夏變夷」，信哉其言乎！

恭惟聖主之服遠也，不以羈縻恍惚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國法教馭之。故強之并弱，大之凌小，則有甲兵刑罰以威之；擅山澤，專障管，則或賦或祿以易之；鳥獸驚駭，則文告期會以束之；閒田沃壤，則置兵募士以耕之；書勞告勤，則金帛爵命以寵之；爭訟不決，則置吏案法以平之；知佛而不知戒，則塔廟尊嚴以示之。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必世而後仁，盡在於是矣！

元豐初，予以市國馬數至其郡，見海淵首其事，其後繼之，則見其功之半。今年遂自來告其功畢，請予記其終始。予謂海淵既能信其眾，又能必其成，復能知其終必以示後，皆非苟且者，乃爲書之。七年八月十四日記。《隴右金石錄》。